客庄地方記憶農耕隊系列

稻香與煙硝——劉欽仁的「玩味」人生

照片提供／劉椿仁

身為一九七〇年代農業外交的一員，劉欽仁成長於美濃「我爸全部務農」的家庭，在田間插秧、除草、邊看大人怎麼種採菸葉、控溫烘烤，邊幫忙實作照料……都是童年的日常。自詡「專門種菸草」的劉欽仁，求學階段的成績「落第啊……三年墊底！」後來在美濃國中數學老師鍾炳金指導下，加強幾何與代數，逐漸理解計算與邏輯的概念。相較於同學們考上青果社、成為上班族，劉欽仁岡山農工畢業後，為了「我爸就種菸，沒人給他幫忙，我就留下來種菸」，遂回到家中那片廣闊的菸田。他放棄光鮮亮眼的公職機會，面對同儕「上班的時候看到這個劉欽仁，好像不認識我一樣」，曾一度感到自卑。

但是，正因為長年田間務農的實作經驗，讓他日後在國家招募農耕隊時，從六千名應試者中脫穎而出——除了筆試撰寫經歷專長，還在術科熟能生巧駕駛「鐵牛」曳引機、操作農機具——成為對外農業技術合作的一員。

「我是很厲害的種菸草，所以我那個資料也是給外交部知道的，我是專門有技術」，二十多歲已婚的劉欽仁秉持專業自信，單身從季風亞洲的台灣飛往熱帶非洲的塞內加爾——村民多為回教徒，居住在沒有電燈的茅草屋，以小麥粥為主食；每當正午炙熱難耐，他得在床下放一盆水，勉強降溫才能小憩，物質條件艱辛。但他適應力極強，與隊友輪流煮飯、吃便宜新鮮的吳郭魚，也接受當地人致贈的野豬肉。

劉欽仁的主要任務是推廣稻作，將台灣慣行的水稻調整為適合當地雨季、一年一作的旱（陸）稻，「我就自己去找啊，找地方，我要做我的成績！隊長就交一個摩托車，我就出去闖啊！」，他和說法語的司機到處尋找村莊和有水的山坡地，「因為我們不會說法語，那個司機載我們出去就對了。他會到村裡面去講的不多，那個法語，說水稻給你們吃的，要推廣水稻的『這樣子』；和村長協調示範田位置，由負責下田的婦女把地整平、清理，再示範播種、施肥，「我每次去的時候，他們會聽到摩托車的聲音，我還沒到，全村的人就『我的神來了喔』這樣子，很喜歡我」，村民的真誠、友善與純樸，慰藉異鄉遊子的心靈，劉欽仁格外珍惜這份跨越種族、互信互助的情感。

教導種稻技術，帶領村民逐漸適應吃「從沒吃過的米」之外，劉欽仁還在農會辦理稻作成果展覽，開放官員和民眾參觀，「就做一個給他們看，第一個怎麼教他們，第二給他們信服，有信任你這樣子」。三年合約期滿，隊長一再希望他留下，但礙於台塞斷交、農耕隊撤退，他滿懷不捨離開，迄今仍不時想念塞內加爾的生活。

回台休息半年後，他又被派往同樣位於西非的賴比瑞亞——與塞內加爾相比，當地已有農耕基礎：前期隊員修築水壩、設置水稻示範田，另有農機技師修理鐵牛車、耕耘機等設備。劉欽仁持續發揮所長——推廣稻作，小型鐵牛犁田、人工插秧和割稻，收成後再碾米分送給各分隊；當成群結隊的麻雀大軍突襲即將收成的田地，他協調屏東來的專家人力設置大網捕鳥，學會使用氣槍自衛，以確保稻作無虞，並為隊上餐桌加菜。此外，他也回應外交部需求，嘗試複製台灣菸草經驗，按照在台期間所量測菸樓尺寸的記憶進行設計，並與當地糖廠機械隊合作興建菸樓，可惜再次因邦交變動而被迫中止。

其後，劉欽仁告別農耕隊，在朋友曾水波的牽線下，接手當地農場，種蕃茄蔬菜、養殖禽畜，憑藉精熟的農業長才和客家人的勤懇打拼，將農場經營得有聲有色，以工換食宿，並無支薪。兩年後因與朋友家人的磨合問題分道揚鑣、另闢戰場——他曾拜訪在金瓜寮開養雞場的老師鍾炳金，「他說『劉欽仁來，我教你！』就在那學了有一個月」，包括雞舍設計、飲水系統、撿蛋流程，並將相關技術帶回賴比瑞亞，大規模飼養肉雞，逢週末宰殺以供應市場與餐廳，「我的生意很好，有時候錢沒地方放喔，很好玩！」還選擇種植高單價的辣椒，賺取豐厚利潤：「搞農場搞太好了！」他將數萬美金藏入地下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然而賴比瑞亞政局詭譎多變，一九八〇年擔任總統護衛隊的克蘭族人「山繆・卡尼翁・多伊」(Samuel Kanyon Doe)發動政變，劉欽仁家中遭暴徒闖入，被瓦斯噴灑雙眼、自用車也被搶奪，「那晚上還沒有到的時候，就一直在打槍啊，砰砰砰……」，多伊結束美洲裔賴比瑞亞人對國家政權的長期獨占，成為賴比瑞亞第一位原住民身份的總統。

一九九〇年代賴比瑞亞爆發內戰，彼時「所有的汽車啊，放在路邊全部放火燒掉，屍體到處都是！」劉欽仁的農場被洗劫一空，只能放棄多年心血，轉做從中國上海進口牙膏、味精等生活用品的雜貨生意；笑稱自己是「跑大使館那一派」，協助台灣大使館發放印有「台灣贈送」字樣的白米給農民，從事民間外交回饋當地社會。

他回想起戰火圍困、生死交關的一刻：「我沒辦法出去欸，兩邊的槍全部砰來砰去，那根本就沒辦法出去，就在裡面住了十天。我是減掉十磅，不能出去，不敢出去啊……那個子彈打過來打過去，下面都是燒火！」他與家人接雨水飲用煮食，耳邊盡是槍響與爆炸聲；軍隊闖入家中搜刮財物，將他們押往人滿為患的集中營，關閉三天。僅以少量配給維生度日的劉欽仁，待局勢稍緩便隨難民搭軍車撤出，和賴國副總統莫尼巴(Harry Moniba)一同避難，「兩個人就住在一起就對了，所以我們兩個很有私交，他也一樣跑了在躲命」劉欽仁道出兩人共患難的情誼。而「過了大概一個月吧，記不得了。開始恢復人來人往，有時候會跑去什麼地方，看到屍體全部爛掉了，只剩下頭殼，擺在路上。所以你看過你就知道了，都不會怕了，不知道怕……」，過往的兇險記憶仍令他感慨不已。

經歷戰爭襲擊和生命危難，劉欽仁透過家人協助，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移居美國洛杉磯一帶。他資助女兒經營餐廳，也與親弟合作從中國進口陶瓷吸鐵和人像、時鐘等品項，再批發、零售給墨西哥裔客戶，迄今二十多年。近期因年事漸高，轉型為舊客戶打電話訂貨，他再開車親送，過著「每天要經過洛杉磯」退而不休的勞動生活。

留著三分斑白平頭的劉欽仁，即使行動不甚方便，仍每年堅持返鄉美濃掛紙探親、聯繫昔日農耕隊老友。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訪談裡，無論是作為在環境艱困的稻作示範田的農耕隊，還是在煙硝瀰漫的賴比瑞亞勇於求生的自營者，劉欽仁多次提到：「不會怕，奇怪欸，年輕的時候不會怕，很好玩！」展現對於未知的饒富興味、對於涉險的無懼無畏，以「我比較敢衝啦」的性格和實幹的行動力，「玩味」每一次置之死地而後的重生。

採訪團隊／宋長青、黃鴻松
採訪協力／劉容惠、李浩肇
撰稿／楊采陵